

人间·父亲节特刊

侠义·感恩

陈夫龙

小时候，父亲经常教育我们，别人帮了咱，不论啥时候，都不能忘了，一定要以适当的方式感谢人家。父亲高小毕业，当时无法把感谢或报恩之类的人事上升到感恩的高度，他只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朴素的语言传达着内心诚挚的情感。

父亲打懂事起就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也是听上了年纪的人说，自己的父亲年轻时喜欢玩枪，好打抱不平，当年跟桂香老爷的儿子很要好，桂香老爷是威震鲁南的抗日英雄刘景镇的姐夫，他老人家双枪无敌，如《铁道游击队》里的李九一样，喜欢独来独往，以自己的方式行侠仗义。我爷爷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人，青年时代已是中国的抗战时期，他跟桂香老爷干过劫富济贫的

大事，以民间义士的独特方式做着自己认为正义的事情。祖母也说当时我们家族很大，我爷爷的父亲是远近闻名的石匠，锻一手好磨，口碑颇佳，家里置了一些地，还有一杆枪，中农成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我爷爷扛着这杆枪加入了一个民间组织，后来就跟家里失去了联系。解放后，我爷爷的父亲背着石匠工具和简单的行囊，靠着手艺支撑衣食住行，从鲁南步行到苏北，又从苏北步行回鲁南，四处打听我爷爷的下落。我祖母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小脚女人，爷爷走后一直拉扯着我父亲长大成人，解放后仍默默等待爷爷返家。直到2009年11月3日凌晨她告别这个世界，爷爷还是没有回来。这60年的等待啊！

记得1994年寒假期间一个偶然机会，爷爷的战友，一位70多岁的老者，山东费县

石井乡米家坡人，淮海战役的功臣，得知我祖母和父亲都健在，特意带着他的抚恤证和伤残证明到我们家，想证明爷爷牺牲在淮海战场上。本来解放后上世纪50年代初他告诉了我们村一个人这个事情，只是没有亲自来家里，直到1994年才知道我爷爷的最终下落——他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了，参加了解放军，牺牲在淮海战场上。改革开放后，当地政府都认为我爷爷去了台湾，对我们家有所关照。由于缺少足够的证明人，爷爷的烈士身份直到祖母去世时也没有落实。我之所以叙述我的家事，在于说明我父亲虽然从小没有父爱，但在我祖母的抚养下却能成长为一个忠厚善良、仗义感恩的人。

父亲总教育我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记得小时

候父亲逢年过节总是买好东西带着我到枣庄西郊的齐村姑奶家去看望她，我工作后也代表父亲去看望过姑奶，一直到姑奶去世。姑奶的娘家侄子好几十，只有父亲坚持每年每节都去看望她。姑奶是爷爷的姐姐，是曾祖父六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她很爱干净，喜欢喝茶和养猫。在父亲成长过程中，姑奶是爷爷走后除祖母外给父亲关爱最多的长辈。每逢过年，父亲总提及小时候谁对他有救命之恩，谁对他有知遇之恩，让我们不能忘了人家。他说自己小时候得病了，祖母很着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是后院邻居连峨老爷爷（我曾祖父的同辈）星夜赶往峰县县城去买药，回来后老爷爷亲自给父亲喂药，救了他的命。我读小学一年级的

时候，父亲36岁，那年他得了急性阑尾炎，是连科老爷爷——他小时候的发小，当时是我们大队的副大队长，抛下地里的活和手头的工作，亲自陪同我母亲，还有克文叔，驾着驴车，拉着父亲去枣庄市立医院看病。在连科老爷爷的据理力争下，父亲才住入院而没有耽误手术。家里的主劳力病倒了，只剩下祖母一个人操持家务，看养着我们姊妹四个，那时大姐13岁，弟弟才4岁，二姐上小学2年级。在这种情况下，是连元老爷爷帮我们家铡草喂牲口，大姐去挑水，又是他帮着把水从深井里提出来。乡亲们的帮助使父亲感到了温暖。那年寒假我抱着希望能拿个奖状回家，但没有实现，总感觉亏欠父亲的厚望。不过年后第二学期我作为优秀少先队员去我们公社开会，算是让父亲欣慰了。

父亲的一生是成功的，在没有师长指引的情况下，靠着自己的双手和本分，支撑着这个七口之家。姐姐们先后出嫁；我大学毕业工作了几年后，读研读博，现在省城一所重点大学教书；弟弟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市直企业工作，也已成家。但父亲始终不愿休息，仍坚持自食其力，不想给我们增添负担；村里的婚丧嫁娶，只要人家找到他，他总是当成自己家的事一样去帮别人张罗，即使自己饿着肚子来不及吃饭，也要把人家委托的事情做好。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一个坚实地走在大地上的人。

感恩，是一个很朴实很崇高的字眼。一个侠者的知恩图报，肝脑涂地，一个父亲的朴素情怀，执著坚持，足以让我敬仰一生，学习一生。

有爸的孩子不是草

谭云

我9岁的时候母亲病逝，扔下我们姐弟四个——7岁和15岁的妹妹，还有一个不到两周岁的弟弟。

父亲整夜独自抽烟，弟弟哭闹着要妈妈，父亲就抱着他默默地流泪。

失去母亲的我成了家里的小大人，承担起母亲的责任照顾弟妹，可是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母爱的孩子啊！

就这样，我在艰难困苦中长大成人，看着那些还在妈妈怀抱里撒娇的同龄人，我有了太多的嫉妒和太多的感伤，唉！谁有我这么命苦呢？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要这么早就扔下女儿撒手而去啊！

爸爸终究不是妈妈，他能做到的只是让我们吃饱穿暖，而女儿还需要更多更人性化的关怀，还有那许多的隐私话要和妈妈说啊！

记得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长成小姑娘的那一年，是小学的5年级。突然而来的身体变化让我不知所措，更羞于对他人诉说，对父亲也是绝对保密，可是要用一些必备的物品啊，怎么开口向父亲要钱呢？我只好撒了一个谎，说学校里要钱买课外书。父亲说咱们家里这么困难，不能给你钱，去对老师说咱们不订课外

书了，如果非要订的话，就和其他同学合订一本好了。

一个谎不行，我又编出了另一个谎，说是学校要下学期的书费，必须马上交钱。结果父亲还是不给，因为家里真的拿不出一分钱。父亲就找到了我的班主任，说明我家的困难，让老师能不能暂时不让我交这笔钱。

好了！这下子真的穿帮了，老师被问得发愣，说：“学校最近没有要什么钱啊，你的女儿一直是一个好孩子，为什么要说谎呢？”父亲一听气坏了，回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我暴揍了一顿，一边打还一边气呼呼地教训我：“真没想到你敢说谎话来骗我，你说你到底要钱做什么？”

我紧咬牙关，仍然一声不吭。父亲见我不说，又一阵雨点般的木棍打到我的身上，血从裤筒里流了出来，我用双手捂着头，泪水不住地往下流。最后我终于忍受不了，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叫着：“妈妈，妈妈，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妈妈！你快回来啊！”说完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了。

父亲吓坏了，赶忙把我抱起来送到医院，我从昏迷中醒来时，听见医生和护士阿姨一齐教训父亲：“你是怎么做父亲的？你的女儿来了月经，还

这么打她，是亲生父亲吗？她的母亲呢？为什么不管呢？”病房里的人也七嘴八舌地一齐数落父亲……

父亲抱着头蹲在那，脸色煞白煞白的，浑身在发抖。

我细声对在场的人说，“这不怨爸爸，是我不好，我没有告诉过他。你们也不要找我的妈妈，她早已不在人世了。”说这话的时候，我的泪水再一次漫上来。

父亲站起来，轻轻抚摸我的头，难过地说：“孩子，都是爸爸不好，都是爸爸不好啊！你就狠狠打爸爸几下吧，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对爸爸讲，你妈不在了，我就是你的妈妈啊！”说着说着，我们父女俩抱头痛哭了起来。

从此以后，父亲再没有打过我们姐弟，比过去更爱我们，更关心我们了。他终生没有续娶，为我们操劳一生。有首歌唱道：“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棵草”，而我有一个爱我的爸爸，有爸爸的孩子就不是草。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已为人母，每每想起父亲几十年又当爹又当娘的艰辛，是多么不容易。每每想起父爱，心中便升起无限的敬意与感慨。是啊！父爱如山，在这爱的大山里，我们姐弟四个才能健康成长。

父亲如树，为家庭撑起一片绿荫；父亲如山，为儿女树起一座爱的丰碑。也许是无言的教诲，也许是绕膝的欢颜，也许是背上的记忆，人间有父亲就有绵绵父爱。父亲节也许没有轰轰烈烈的祝贺和欢畅，但正如父亲沉默的身影，更加令人玩味和感念……



有座叫父爱的山



影子里的父亲

王仁娜

2004年父亲节的前夜，父亲猝然去世。那时，儿子尚在腹中，身怀六甲的我沉浸于将为人母的喜悦中，对于不日之后父亲的永久离开，没有丝毫感知。

时隔多年，父亲离世前的诸多细节，仍然历历在目——在去往医院的火车上，我焦急地盘算着如何保证父亲术后的生活质量；在一排排的病床中间，我发现了浑身插满输液管的父亲，父亲拉着我委屈得像个孩子悄声哭泣；在为父亲烧七七的那天，我挺着大腹行走走在阴气重重的火葬场，完全不顾腹中临产胎儿的承受力……似乎，昨日的焦虑恐惧和悲伤仍充盈满身。但是，悄然回首，父亲已经离世几年了。

如今，每每回忆起父亲的种种影像，恍惚间，觉得父亲还健在，仍然与母亲两地分居，仍然会在某一天拎着大包小包来与我们团聚。似乎，我还是父亲膝下的女儿，父亲还会用钳子小心地钳一捧粒粒完整的松子仁给我吃，还会骄傲地炫耀他的小女儿是研究生，仍然也会恼怒地瞪我，只因我不关注他每日必看的《新闻联播》。常常，一幕幕的生活片段一遍遍重复播放，彼时彼景似乎就在眼前，但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静默回忆，满世界里找不到无私无求、疼我爱我的父亲，我如同一个孤儿悄悄地在心里梦里想念父亲。

眨眼间，儿子懂事了，他的头脑里从来没有姥爷的概念，只是在年节陪我纪念父亲时，会认真地鞠躬，会知道他也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有姥爷。正月十五，我遵照儿时爷爷教导的给逝去先辈点灯的习俗，厨房的吊灯彻夜未息，规规矩矩地摆一副碗筷，恭恭敬敬地放三个水饺。儿子问，怎么不关厨房的灯？我告诉他，姥爷会顺着灯光来我们家吃水饺，关了灯，姥爷就找不到我们家了。小人似乎听得懂我的话，在墙壁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跳跃着向我惊呼，姥爷来了！静静地，我无语，因为儿子的一生都只能在光的影子里捕捉外公的些微痕迹。

又是一年父亲节，依然想念父亲。回想起上学时曾在这一天送给父亲的牛仔上衣，父亲高兴得迫不及待试穿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心隐隐地痛，泪水已横溢。在我有足够能力给父亲物质享受、可以回报父亲，能够表达我的爱的时候，亲，已不在，心，空空的。我还能做什么呢？找一个夜晚，买一束百合，一个人静静地告诉父亲，小女儿已长大，会努力，某一天，会如母亲所愿，挈夫将子去看望他，送给他生前曾经最期望的礼物。